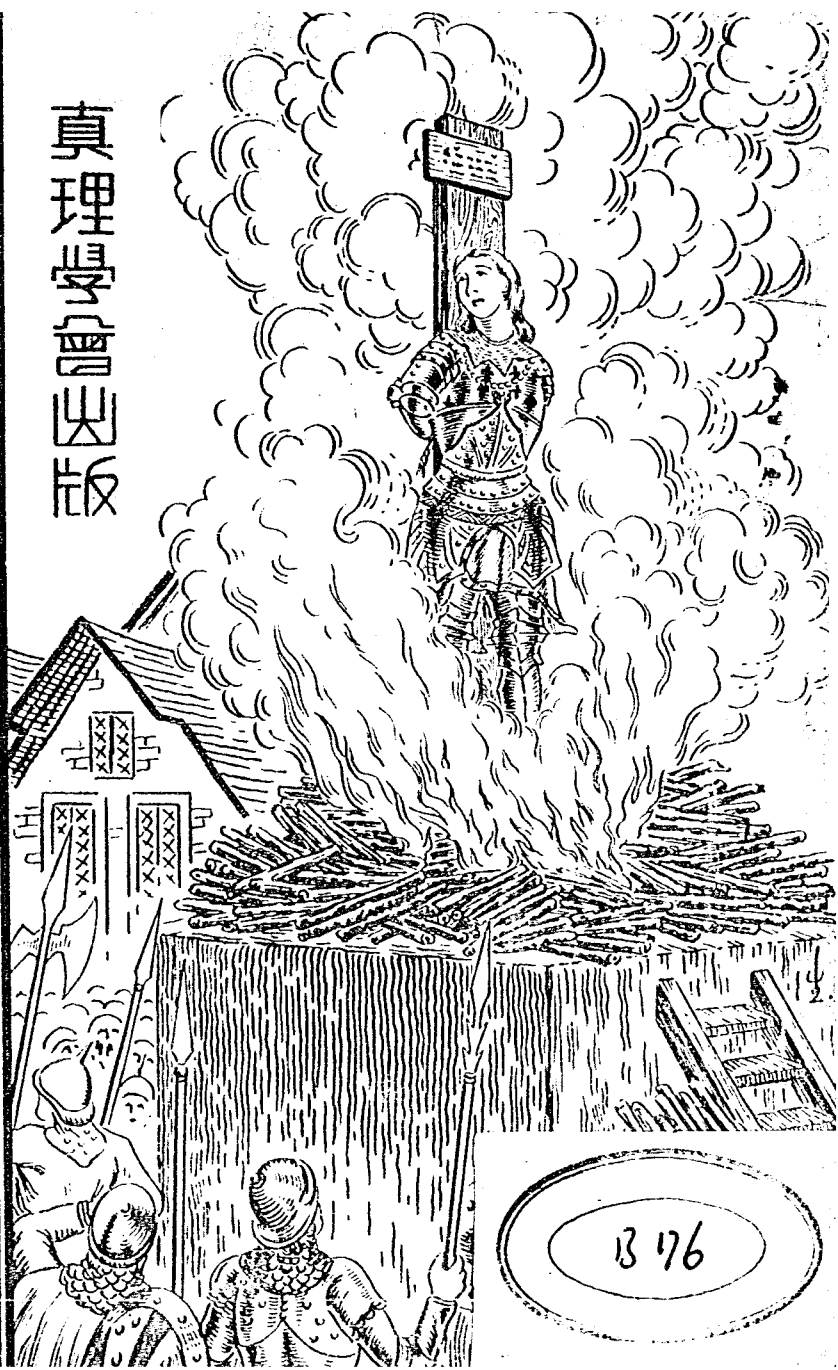


真理學會出版



1376

聖女真德博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一個致命者的女兒
顧慶祐譯 每冊實價港幣一角

一個十餘歲的女孩子，在母親爲主致命之後仍能步她的後塵，甘一冒險危難，繼續奮鬥，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本書是一部小說體裁的傳記，無論在結構方面，文筆方面，都可算是上乘的文學作品。

紅色的百合花

王昌社編著

關於我國開教以來的致命真福，國內已出版了好多部傳記，可惜都不齊全，真理學會有鑒於此，特請王昌社先生參考中外記載，把全體致命真福的事蹟，編成一部完整的傳記，定名爲「紅色的百合花」。現第一卷已出版，內容是記述張大鵬，盧廷美，王賓，林貞女四位真福的一生事蹟。第二卷已在編印中，不日也可出版。

聖味增爵翁祖翁若南

王昌社譯述 每冊港幣五分

聖味增爵慈善會創辦人翁若南教授，乃是個實事求是的大世俗宗徒，本書以生動的文筆，描寫他一生的奮鬥史。

法國 J. B. Milburn 著
王昌社 譯

聖女貞德傳

真理學會發行

St. Jeanne d'Arc

Auctore: J. B. Milburn

In linguam sinicam vertit: 王昌社



ST. JOAN OF ARC

by J. B. Milburn

Translated by 王昌社

The translation has been made 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Catholic Truth Society of London.

NO. B-6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6 Caine Road

Hongkong

聖女貞德傳

聖女貞德的故事，凡是讀過世界通史的中學生，不管他奉教不奉教，敢說沒有十個不知道。這位法蘭西女英雄的事蹟，真是歷史上的一件最驚人的奇蹟。給她立傳的作家們，無論把她拾得多麼高，說得多麼好，可是確切不移的事實告訴我們，她只是一個窮苦出身的鄉下小姑娘，沒有讀過多少書，也不會做文章，只因她確實相信自己奉了天使命，叫她出來救國，才離開了家鄉，到朝廷上、軍隊中，去擔負這偉大艱難的神聖使命。她依着天主的默啓，勇往直前，準備捨身救國，便在短短幾個月中，喚醒法國人民共起抗敵，成就了極大的功業。歷史上的英雄豪傑誰都不能在這麼短促的時期中，幹出這樣的一番大事業來，便是凱撒或亞歷山大也不能做到，何況亞歷山大在像她這麼輕的年紀，一點事業還沒有做下哩。可是聖女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不單是法蘭西的救星而已。五百年來大家所以一致推崇尊敬她的緣故，除却爲了她底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績之外，尤其是因爲她一生貞潔，晶瑩，只知奉行天主



的使命，不顧一切艱難，不恤犧牲生命，來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她雖則是個鄉下女子，却志行純潔，入聖超凡，的確做得現代婦女的模範。聖教會沒有把她列入聖品的時候，大家早已推崇她，說她是個聖女了。

我們要明瞭聖女的生平事和她的功業，要約略估計她的偉大價值，必須先把當時法國的情形研究一下。英國當愛德華三世在位時，和法國發生了戰爭。這回的戰爭，經過一百年才結束。法國軍隊一再敗北；後來，在英王亨利五世在位時代，又在亞金谷 (Agincourt)一敗塗地。法國經此大敗之後，軍隊鬥志全無，再沒有反攻的勇氣。加以國內黨派紛歧，各爭意氣，非但不能同心協力，共禦外侮，還要各逞私見，自相殘殺。因此，法國人民在這內憂外患交迫相煎之下，差不多過了一百年的痛苦生活，真所謂「水深火熱」，苦不堪言。這當兒，法國的國王嘉祿六世，昏庸闇弱，全國大權落在裴根迪 (Burgundy) 公爵手裏，一切軍國大事，全由他一人擺佈。於是奧里益 (Orleans) 公爵就領導着手下的黨人出頭反對；背後，却有嘉祿的妻子依撒貝拉王后做他的奧援；這真是一件不近人情的怪事。奧里益公爵手下的一黨叫阿麥捏克 (Armagnac) 黨。這個名稱是因他娶了阿麥捏克伯爵的女兒得來的。這

樣，法國就分裂成了兩大黨派：斐根迪黨和阿麥捏克黨。這兩黨人明爭暗鬥，各不相讓，後來竟自相殘殺，把國事弄得益發不可收拾。亞金谷一役戰敗後，法國王太子，投入了阿麥捏克黨的勢力範圍；依撒貝拉王后却反傾向於斐根迪公爵。一四一七年斐根迪公爵被人謀殺，他的兒子斐理伯復仇心切，竟不惜靦顏降敵，投順了英王亨利五世。

黨爭的演變，只有把國家越弄越糟；那時法國的情形越發複雜，越發混亂了，人民的痛苦也越發深刻了。法國軍隊大敗之後，就此一蹶不振，完全失却了抗戰的意志。英軍乘戰勝餘威，長驅直入，不但攻陷了法國許多重鎮，還在法國的腹地立下了堅固的根據地，控制着全國的中心。到了一四二二年，英法兩國的國王先後去世。英國的嗣王亨利六世，還只是個小孩子，法王嘉祿七世是個意志薄弱的庸主，那時候，用太子名義監國，不得人民的擁戴。但英國的軍國大計却由亨利的叔父貝德福（Bedford）公爵全權主持。這位王叔是個意志堅強，精明幹練的人，那時，他以攝政名義統治着法國，便統率大軍繼續進攻，又得了一次極大的勝利。於是法國王太子嘉祿只得把洛爾河（Loire）以北的土地完全放棄，逃到南方。巴黎淪陷了，其他各處的要塞也全部陷落，只有奧里盎城還在國民黨——阿麥捏克黨——手裏。這

當兒，奧里盎成了法國的唯一軍事要地，如果再失陷，有組織的抗戰，就不能支持下去了。一四二八年，英軍進攻奧里盎，把這座城團團圍住；看來它的命運是決定了，因為奧里盎人雖則奮勇抵禦，可是王太子向蘇格蘭和奈泊爾斯兩處乞援，都遭拒絕之後，以為退敵解圍是毫無希望了，便躲在希農（Chinon），聽天由命，不再設法。這時候，法國的國運真是「千鈞一髮」，危險極了，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小時：法國君臣彼此相視，一籌莫展，只等城破國亡。不料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一綫曙光，從一個女子身上放射出來，使那荏弱像婦女一般的王子，頓覺豁然開朗，回復了光明的心境；使那壯志消沉的軍士有了希望，回復了英勇氣概。這位女子便是聖女貞德。

聖女洗名若亞納，後來大家都叫她貞德。她於一四一二年一月六日，誕生於法國羅蘭省（Lorraine）邊境，梅士河（Meuse）畔的一個名叫東李梅（Domremy）的小村子裏。這座村子在巴黎東南，相距約有一百三四十英哩。她出身微賤；她的父母度着農民的生活，却一生忠厚誠實，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心直口快的好教友。她在家庭中由父母教養成人，他們雖然沒有學問，可是對於信仰和道德方面却非常注意；所以她長大了以後，品行端正，性格溫和，

沒有壞脾氣，也沒有虛榮心，不想吃好，着好，真是個玉潔冰清的好姑娘。合村子的人誰都喜歡她，說她好，都說尋遍了東李梅合村子和鄰近的葛婁（Greenx）村，竟找不出一個比她更好的閨女來。這些話都是村子裏從小認得她的鄰舍們給她宣誓證明的。她大了以後，便度着鄉下姑娘的生活，一天到晚忙得不得開交。除了家常雜務之外，她每天紡紗織布，縫補衣服，農忙的季節，還得跟父母鄉鄰下田耕種，割麥收禾。每逢輪到她的父親看守公共牧場上的牛羊牲畜的時候，她就代替父親去盡這義務。

她所享的快樂也只是鄉下農民所享的快樂。她也像村子裏一般男女兒童們一樣，不時到伏思葉（Vosges）森林中去遊玩。封齋後第四主日上，大家齊到村子附近的仙女樹那裏，擺酒席歡宴，跳舞作樂。

若亞納依照本村的風俗，一年一度到仙女樹去趕會；她對於跳舞一門，並不精明，也不很喜歡，覺得還不如在家裏工作，更不如念經默想，靜心祈禱。往往正當大家酣歌儂舞，興高采烈的時候，她一溜煙地跑到聖堂裏，或是附近的聖地躲起來；因此，她的同伴中，便有幾個愛開頑笑的朋友對她說許許多多俏皮話，和她打趣。東李梅的本堂司鐸福隆德（Fronte）每

說：「若亞納是個天真爛漫的好女子，從小聽過好教訓，熱心恭敬天主，怕天主，合村子的姑娘們，誰都比她不上。她常來告解認罪，有了錢，便送來獻彌撒聖祭。每天舉祭的時候，總見她到堂與祭」。葛婁村有一個時常看見她的農夫，常高與對人講起，若亞納和姊妹們遊玩的時候，怎麼樣常常會悄悄兒獨自溜到聖堂裏，「和天主去談話」；有時候她在田裏耕作，一聽到聖堂裏打鐘，她就會跪下念經這些故事。另外有一個村裏人也證實她的愛德功夫，熱心照顧病人。他自己也會親身經歷過：一次，他害了病，若亞納便來看護他。她對待窮苦人更是慈善之極，有幾次，竟情願把床讓他們睡，自己却躺在坑上。證實她有德行的人真多着；所以東李梅的另一本堂司鐸高冷（Cold）神父綜合各人的證詞，切實聲明她「是個出類拔萃的好女子，一舉一動，處處表明她是一個真正的基多信徒，真正的公教教友」。

我們集合這些證人正式宣誓後所作的供詞，想見聖女貞德的生平行事，便知這位玉潔冰清的鄉村女子，決不是個怪誕不經，會弄虛的人，却是個率真誠篤，努力操作，敬畏天主，只重實行，不尚空談的熱心教友；既沒有甚麼野心，也不願變更原有的地位，更不希圖富貴功名，教人崇拜。可是她生長亂世，眼見國難深重，生靈塗炭，必不能漠不關心。當這時候

，戰禍已蔓延到羅蘭的邊境，打破了東李梅村安寧平靜的生活，使合村子的人驚惶恐懼，再也不能安居樂業了。她幾次三番想同父母趁早逃到山林中去避難。家家戶戶都怕英軍一到，要焚燒劫掠；每天只講着戰爭的消息，討論着怎樣逃難的事情。大家於是想起了古代的預言，不離口的講論着。據說，從前有人預言過法國要亡在一個婦女手裏，（就是那壞心的王后依撒貝拉）却由一個婦女出來匡復。而且法國東部還流行着一種民間傳說，說這救國的婦女要出在羅蘭省，是一個姑娘。可是那時又有一種謠言，說羅蘭也像古代的納匝勒一樣，不會有圓滿的好事情。若亞納聽慣了這些故事，受到了這許多預言和謠言的影響，除了愛天主以外，她的愛國心就漸漸長起來了。不久，她的愛國心更變得非常熱切，竟專心一志，寢食不安。她眼看祖國錦繡河山被人宰割，真覺得萬分憂苦。她便朝朝暮暮，在天主前虔誠懇禱，求天主垂憐法國人民，勿使遭受亡國的慘痛。却不料天主給她一個奇特的答覆，叫她自己去擔負這艱難重大的救國使命。這真是她所萬萬料想不到的。

以前大家看她一點也不像要做一個大人物，有幹一番大事業的意思，知道她素來一定沒有甚麼幻想，也沒有看見過甚麼靈幻，不過她的腦筋裏充滿了當時種種可怖的故事。她素來

愛慕天主，奉事天主，準備承行天主的意旨。天主的音訊終於傳到了；她聽到了天主的命令，看見了天主遣使的天神，也就服從了。她自己曾用簡單淺近的話，講她第一次得到這音訊的情形，說：「我聽到了一個從天主來的聲音，意思是在保佑我，引導我，那時我還只十三歲（一四二五年，法軍在浮奈依（Verneuil）二次大敗後的一年）。我第一次聽到這聲音的時候，覺得非常驚恐；那時正當夏季，是一天中午，在我父親的花園裏。前一天，我沒有守大齋。我聽得這聲音從右而來，——是朝聖堂那面發來的——聽得這聲音的時候，隨着還有一道亮光，差不多每次都是這樣。這亮光和聲音從同一方向而來。慣常總是一道大亮光。：這傳達給我的聲音，看來是出於我所當恭敬者的口。我相信這是天主遣使的。我第三次聽到這聲音的時候，便認出這是一位天神的聲音」。她再三說明，她相信這聲音是真實的，是從天主那裏發出來的，並切實聲明她相信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和相信聖教會的信德道理一般無二。

她不僅聽得了聲音，還看見了異象。除了一道亮光之外，她又看見給她傳達天主聖旨的天神聖人們，臉上發光，渾身輝煌奪目。她第一次聽得這聲音的時候，看見聖彌額爾總領天

神，由諸位天神簇擁着在她面前顯現；天神們離去的時候，她就放聲哭泣。以後幾次，是聖女意大利納和聖女瑪加利大的聲音；這兩位聖女頭戴金冠，滿鑲着珠玉寶石，看來真是十分富麗，她們的聲音「並不高，却很溫柔悅耳」。

起先不過是一種普通的音訊，教她做個好姑娘，「不時去拜聖堂」，「諸事依靠天主」。她却因此而獲得了安慰和佑助，可是這個音訊一朝變成命令，教她去替祖國効力，去解救奧里盎城的圍困，她心裏就不免着慌了。她陳說自己不過是一個窮人家的小女子，不會騎馬，更不會打仗：如今要她去解救奧里盎的圍困這件事，教她怎麼辦得到？但天主的聖意是堅決的；她聽得的聲音一定要她去辦。教她先到東李梅村北面，相距只有幾英哩的伏古婁（Vancouleurs）城去，謁見守城主將鮑迪古（Robert de Baudricourt）請他派兵護送前往。聖女奉到天主的使命後，悶在肚裏兩年，一個人也不敢告訴。到了一四二八年五月裏，她去拜望她的舅父拉柴，（Durant Taxart）便給他談起這件事。拉柴住在蒲雷（Burey）村，離伏古婁很近，若亞納要他引見鮑迪古才給他說出自己的心事。可是她還不肯說出看見的異象，只說是她自己的主意，來應從前的預言。她的舅父起先當然有些遲疑不肯答應。等

到她第二次去見他，再向他要求的時候，拉柴就應承了，送她到伏古婁，寄寓在車匠勒洛幽（Leroyer）家裏。她會對這屋主人說：「我必須去見太子殿下；我的主子，就是天上的君王，要我前去。我憑天上君王的名義，即使教我跪着拖到那裏，我也非去不可。」鮑迪古起先不肯相信她；幸而有一位有力人物叫諾物龍本（Jean de Novelanpont）的，相信她的確奉着天主的使命，替她說項，才使鮑迪古改變了原來的意見。不過諾物龍本初次和她見面的時候，也未嘗不是將信將疑，用滑稽的口吻問她說：「朋友，你來幹什麼？難道國王將被逐出法國，我們都要變做英國人嗎？」

她就板着脸誠懇地回答說：「我到貴處來，要向鮑迪古陳說，請他把我帶去見國王，或者派人送去；無奈他不理會我，也不肯聽我的話。然而封齋前兩句中，無論如何，我必須見到國王，便是兩腿走爛了也非去不可！世界上誰都不能恢復法蘭西——不論是那一位王公，或是蘇格蘭的公主，無論那一個都辦不到；要尋救星惟有問我。本來，這件事與我不相干，我還是同我的窮母親在一起紡紗織布的好，然而我不得不去幹一下，因為我的主子要我幹這件事。」說罷她又加上一句，說她的主子「便是天主」。

諾物龍本聽了她這番正經話，就知道她不是沒來由，當下便答應給她設法，送她去見太子；又問她幾時要動身。她說：「越快越好」。她要奉行天主的使命，這當兒，已急得十分不耐煩了。當她和鮑迪古會見的時候，有一位紳士，叫卜才尼（Pontigny）的也在座。他聽若亞納講：「眼前太子必須勉強振作，懷着堅忍不拔的心，和敵人作戰，等到封齋後不滿兩旬，天主就要給他援助」；又說：「她要是不願仇敵的反對，立太子做國王，領他去加冕」，不禁大爲贊許。自願出力襄助她。

若亞納得到這兩位有力的幫手，自己又拿定主意，非幹不可，終於消除了鮑迪古的疑慮，給她寫了一封介紹信，許她到幾農去求見太子。諾物龍本便問她一路前往，要不要改換服裝。她回說願意改穿男裝。伏古婁的百姓便給她弄到了一套男子的衣服；諾物龍本給她買了一匹馬，又和卜才尼分担旅費；他們倆又親自護送，同衛兵們齊向幾農進發。

一四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這一隊人馬啓程出發，要走十一天才到幾農。若亞納担負了這個神聖的使命，自然到處要給人說明，答覆人們的質問，一天到晚講個不停，直講得舌敝唇焦之累至極。大家和她相見後，總要問她，是否要照她所說的話完全實行，問過了不知有

多少次數。她的答覆也總是始終一貫，說得斬釘截鐵，毫不含糊。她說：「不要怕，凡是命我做的事，我總要去。做。天堂上我的弟兄們會教過我怎樣去做，四五年前他們和我的主子，——就是天主——也會給我說起過，一定要我去打仗，奪回法蘭西的失地。」他們到幾農要走過斐根迪黨的轄境，所以他們處處留神，晝伏夜行。因此，若亞納每到一處借宿的地方，不能進堂與祭，這真教她覺得非常難受。這時候，她到幾農去見太子的消息已傳到被困在奧理益城的軍民的耳鼓裏。他們聽說有一個看羊的鄉下姑娘，奉到了天主的使命，要來替他們退敵解圍，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聞。他們興奮極了，便派遣代表到幾農，向太子請願，求他不要藐視這解救他們的機會。若亞納一行人從伏古婁出發後，第十一日上，到了飛艾坡（St. Catherine de Fierbois）便下馬休憩。聖女便在這裏恭與了三台彌撒，同時，差人給太子通報，說她跋涉長途，旅行了四五百哩（合中國一千餘里）來給他効力。第二天，三月六日，聖女就騎着馬向幾農進發；憑着她堅深的信德和百折不撓的意志，她終於排除了一切障礙，去實行她所担负着的使命了。她已到了開始工作的前夜。

到了幾農，她整整等候了兩天，才蒙太子召見。她見了太子，一點不慌張，全沒有小家

子氣，因為她在異象中看過天堂上的神聖，那種莊嚴富麗的氣派，世界上任何朝廷都比不下。太子嘉祿劈頭就試她一下：他穿着尋常的衣服，雜在大臣貴族中和她相見；當聖女向他下跪的時候，他還指着一個衣服華麗的朝臣說：『我不是國王，這一位纔是。』聖女便回說：『殿下，我是奉天主遣使的若亞納姑娘，來替國家和殿下効力的。』她於是請求撥給她軍隊，好教她去解除奧理益城的圍。一個鄉下姑娘作這樣的請求，那當然未免教人詫異啦！無怪太子當下不肯答應，要等和大臣們仔細商量，經過縝密考慮後，才能答覆了。

這件事，來得稀奇突兀，使嘉祿太子和他的顧問參謀們覺得非打起精神來審慎應付不可。嘉祿便命把聖女交給內務府大臣裴廉愛（Belin）照管，因為裴夫人是個素稱有見識，很忠誠的命婦；同時又派兩個司鐸到東李梅去調查，教聖女和著名神學家和主教們相見，讓他們仔細查問，好斷定她所講的奇異事蹟，能否置信。聖女見他們這樣懷疑，心裏已覺不決了，又見手續這樣麻煩，只因他們不肯信任，事情就一天一天拖延下去，更覺得十分焦灼。所以她一天請見太子，便用一種直爽堅決的口吻對他說道：『殿下，爲甚不信任我呢？我告訴你吧，天主矜憐你，你的國家，和你的百姓，因為類思聖王和聖嘉祿大帝在天主前正爲你屈膝

祈求。』聖女還怕他不相信這話是真的，便帶他走過一邊，在沒人聽見的地方，告訴他一件秘密要事。這就使太子頓時變色，臉上顯着歡喜快樂的神情——這件事究竟是什麼，以後聖女就絕口不談。

末了，爲使君臣們對於這件事情所有一切疑懼完全冰釋起見，太子便決定把聖女送到博蒂埃 (Pottiers) ——那時國會正在那裏開會——由王族委員會審查考問。聖女到了博蒂埃，在出席國會政府總代表拉官蒲 (Jan Ratabeau) 家裡，由倫斯 (Rheims) 總主教以下諸位要人向她考問。這些人老實不客氣，當面對她說她所講的一切話是不值得相信的。他們又駁她說：『如果天主的聖意要英軍退出法國，他們自己就會撤退，用不到派兵驅逐呀』。聖女是始終注重現實的，聽了這些話，便回說：『我請求派遣的軍隊，總得去作戰，天主才賜我們獲得勝利呢』。於是委員們就不得不承認她答覆得很不差，很明智。可是這樣審查考問個不休，把事情一天一天耽擱下去，使聖女感覺非常煩悶。最後她實在耐不住了，便大聲喊道：『你們原來要考我道理了。你們聽着吧！我既不讀書，也不識字，可是天主的書本上，要比你們的書本上所有的多着呢。他打發我去救奧理益，給國王加冕呀』。她說罷，便教拿紙筆來，給

他口授一篇檄文，教那圍困奧理益城的英國軍隊撤退回國。這篇檄文，歷史上很有名，顯然不像鄉下姑娘的口吻。結果，主教博學士，和律師們終於明白了她的確有信德，她所看見的異象和聽得的聲音的確是真情實事。他們於是敦促太子任用她，許她效力；因為他們找不到她的破綻，幾番考問的結果，對她都像有利。又說：『既然她許下一到奧理益，就要拿出真憑實據來，就把她送去吧』。一般老百姓更覺得十分高興；她的話差不多一聽就相信，全不像官場中那麼顧慮多端。而且他們幾乎要強迫嘉祿太子讓這位姑娘放手幹去。因此法國的君臣們，結果只得硬着頭皮，讓一個鄉下姑娘來運籌決策，憑着這轉敗爲勝的最後機會，孤注一擲地把國運賭一下。

在將近四月底的當兒，太子給聖女委派參謀人員組織一個軍事機關，來協助她，諸物龍本和卜才尼兩個老朋友便做了參謀員。聖女的兩個哥哥也跟着她做了侍從。太子又命人給她做一套華麗的白色盔甲，又在都爾（Tours）定製一面軍旗。這面旗是用白布製成的，底下繪着鋪滿了百合花的田野，中間繪着一個地球，兩旁各有一位天神，上面寫着耶穌，瑪利亞，用綢緞鑲邊。太子還想賜給她一柄簇新雪亮的指揮刀，可是她說飛愛坡聖堂裏祭台後

面，有一把指揮刀埋藏着，她只要這一把；當下就差人去發掘。她說的話果然不差，這把刀便在那裏找到了。

聖女的計劃，也被採用，當下就趕緊編定了一枝軍隊，大約有一萬二千人，預備好給養，派幾個軍官做指揮，歸聖女調度，準備去解救奧理盎城的圍困。這些軍官，像拉依爾（Lie），白盞白甲，打着白旗號，執着神聖的指揮刀，做一起，更見得大不相同，真教人十分詫異。聖女用的是天主的方法，奧理盎的主將杜諾埃（Dunois）伯爵用的是世俗見識的方法：這兩種方法顯然不同，所以聖女和杜諾埃的意見，一會兒就變得不能融洽了。聖女主張立即沿洛爾河北岸進攻圍城的英軍，可是那幾個軍官却騙了她，在南岸頓兵不進。杜諾埃認自己和軍官們都以為這是妥當的辦法：聖女就說：「因天主的聖名，我敢保吾主的見識要比你們的妥當聰明。我給你帶來的援助，總比從不拘那一位將軍，那一座城市來的強，這是天上君王的佑助啊」。

這當兒，便有一件奇妙的事情發生了。軍隊的給養只能用船隻運進奧理盎城，不料却遇

着逆風。但聖女仍命扯起帆蓬，鼓浪前進，忽然風向轉變了，船就安穩駛進了奧理益城。當夜，黃昏時候，聖女也從斐根迪門進了城，可是她的軍隊，不能越過英軍的陣地，只得退到白洛（Bole）駐守。城裏的百姓，一見聖女來到，就高興得像發了狂，當她是天主打發來的天神一般，熱烈歡迎她。過了幾天，那退駐白洛的軍隊也開到了。英國兵睜着眼睛看聖女出城接應，領了這枝生力軍衝進圍城，銳不可當，沒有一個不害怕。這時候，英國人就覺得守軍的力量不弱了。本來他們已在奧理益城的週圍築下了許多堅固的壁壘。可是經過城裏守軍連續不斷地出城攻襲後，這些壁壘就相繼摧毀了；每次出擊的時候，聖女總在陣上奔馳吶喊。鼓勵着那些和她合兵出攻而過於小心的將領，奮勇上前，結果總是馬到功成。杜諾愛會講聖女來了以後的影響，說：「以前，英軍的確只用了二百人，就能打敗我們八百或是一千；如今他們全軍出戰，却敵不住我們四五百法國兵。」

可是聖女還得努力克服種種的困難。軍官們不肯完全信任她，有了甚麼計劃，總想瞞着她，不讓她知道。他們始終想退守，她却總是催他們上前殺敵，總不肯放鬆一步。一次，聖女在進攻敵軍某處據點時候，受了傷，可是她裹創再戰，整整打了一天才收兵。後來，各要

點都收復了，只剩都勒爾（Tournelles）一處，還沒有攻下，法軍將領們以為他們已立下了不少功績，便決計頓兵休息，聖女只得統率了部下去進攻；起先似乎很不利，這班將領恨她不順從，想她這回一定大敗而歸，非但不救應，反希望她戰敗來洩憤。守都勒爾的英軍原不多，可是他們知道大難臨頭，惟有拚死一戰，反而勇氣百倍。法軍指揮官見苦戰不利，便命發號退兵；但聖女堅請再耐片刻，對他說：「我因天主的名義，保證我一會兒就可以打進去了。」這當兒，她正擎着大旗在接近城堡的地方站着督戰，便向身邊的軍士說：「但等我的旗碰着城牆。」一會兒，一陣風把旗捲起來，碰到了城牆上。聖女便喊：「衝進去吧，這地方都是你們的了！」於是攻城的士兵一衝就進城了，克復了這最後的據點。一天早晨，英軍在城外排好了陣勢，準備反攻；可是正當法國軍民恭與聖祭的時候，英軍隨後便偃旗息鼓，悄然退却了。這樣，就於一四二九年五月九日解除了奧理盜城的圍困，應驗了聖女預許的話據。

英軍撤退後，合城軍民歡欣慶祝，獻謝恩彌撒，唱謝天主經，同聲感謝天主的洪恩。一天，聖女就動身到都爾（Tours）城去見太子。太子聽報聖女來見，便親自出來迎接慰勞

，又要給聖女加上榮銜顯爵。但聖女自己甚麼也不要，只要太子作事堅決，要求他立即乘勝進攻洛爾河邊的要鎮，和英軍的營寨，好教他早日到倫斯城加冕，鞏固他的地位。這種大膽的建議使這位懦怯的太子和他手下顧慮多端的大臣們大爲驚愕，不敢貿然答應。所以，一天，聖女到太子跟前，跪着說：「殿下，不要開這許多會議，空費這許多光陰，快到倫斯去接受你的皇冕吧！」太子聽了，半信半疑，終於依了聖女的主張，却和聖女約定，她必須先去蕭清洛爾河流域的英軍。

於是法國軍隊就用奧理茲城做根據地開始進攻，接連打了好幾次勝仗，而且打得並不費力，不滿一個月，便已連克四座名城，又在柏大依（Patay）平原大獲全勝。這無怪聖女和太子等奏凱進克利斯比（Crespy-en-Valois）城時，民衆要齊喊「萬歲！萬歲！」了。可是聖女在這一切甘苦榮辱的過程中，始終保持着極謙和的態度，表現着極高尚的人格。那時候，她便想功成身退，回復她鄉村女子的生活；所以她對倫斯總主教說：「我想現在我可以解甲歸田，回去侍奉父母，和兄弟姊妹們看羊去了。他們見我回家，想必是很快樂的，我願意天主喜歡我這樣！」

這時候，倫斯城也就不戰而收復了，太子嘉祿便於六月五日奏凱進城。就依照先王成法，舉行莊嚴隆盛的加冕大典禮。行禮的時候，這位救國救民的貞女也來襄禮，在新君左右侍立，等到行畢典禮就向他下跪，慶賀他榮登王位。她說：「陛下，天主的聖意原要你到倫斯來接受你應戴的皇冕，表明你是統屬本國的真王，現在天主所喜歡的事情已辦到了。」她講話時候，竟喜極下淚，來堂參與這典禮的人，有許多也就跟着她落下幾滴喜淚來。她的父母也被邀參與這大典禮，一切費用都由公家支付。

這裏，我們不妨把正事暫且擱起，討論一下聖女所成就的功業。依據杜諾埃伯爵和亞朗松（Aaron）公爵的證言，凡是研究聖女功績的人，個個都因她在五，六，七，三個月中，成就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稱奇納罕。她出身既極微賤，大了又沒有受過相當教育，何況又是個弱女子，照理那會幹得出這種大功業，怎能扭負起這救國的偉大使命？然而她竟能使一般博學士大人，不得不相信她的話，不得不依她的主張，又能排除萬難，到那禮節繁重的朝廷上，和詭計多端的朝臣們相周旋，終於見到了嗣君。經過這些初步成功以後，接着便很迅速地完成了她的使命——給奧理盜城解圍，又打到倫斯城行加冕禮。她到了奧理盜雖

則障礙重重，却只費四天光陰，就解圍了；洛爾河邊據險扼守的英軍，只費一個月，就被她擊破了，使他們又吃了一次大敗仗。她引着那胆小如鼠的太子，經過仇人的轄境，到那法國的聖城倫斯去加冕，這個辦法也是奇極妙極。大家證明她在作戰範圍以外，是一個熱心樸實的姑娘，可是她一做着有關軍務的一切事情，就顯出自己不是一個沒有受過訓練的女子，却是一個幹練的統帥，看得準敵軍的弱點和進攻的適當時機，一切行動都能當機立斷。

亞朗公爵又證明大抵在她利用砲隊的時候便看得出她最完全的天才；她所有偉大的功績，不是但憑一片熱心，却也憑着她的幹練明智，加上她身體耐得勞苦，且又意志堅強，富有魄力，使部下士卒增加了不少戰鬥力。正如那給聖女作傳的史家梅烈（*Douglas Murray*）的話，她像英國的克朗威爾（*Cromwell*）一樣，造就了一枝新的模範軍隊，使軍士們摒絕封建時代戰士們所有縱情逸樂的惡習，代以信友軍營中所應有的清醒謹飭的良風。凡是侮謾天主，縱情逸樂的軍人必須改革原來的生活；歡宴暢飲之後，接着便是祈禱，守大齋。可是這種大改革，始終不會有祇重形式，或是近於偽善的流弊。她也像大英雄大豪傑一樣，有很大的魄力，使肯學好的跟着她學好，不肯學好的不敢當着她爲非作惡；她自己却並不覺得有

這種偉大精神，足以感化他人。然而男子們在這種女性面前，一舉一動，總得格外謹慎，稍爲做得下流一點，必然要自認爲奇恥大辱。大凡一個人有了聲勢，總不免要盛氣凌人，目空一切，一說就要人做到。聖女可不是這樣，却比平常更見得盡職守本分，恪守聖教會的一切規誡，常存着謙下的心；只想自己是個鄉下姑娘，蒙天主揀選了自己去担負一種非常艱巨的大任，而且這是出於天主神秘的緣由，並非因自己有了甚麼功勞，才蒙選拔。

聖女已給自己的國家立了一個國王了，以後她就運用全部心力，要給國王奪回失地，匡復故國。這件事是不是她所負使命的一部份，我們不能斷言，許多人見她在加冕以前的事業，成功得非常容易，可是加冕以後，一切事情就不順利了，便以爲聖女力謀匡復的任務不屬於天主的使命。這種推測，並沒有事實可以證明；而且聖女當戰勝得意的時候，便已表明心迹，切願功成身退，解甲歸田了：如果她不知道天主的聖意還要她作極大犧牲，她又怎會無故留在軍隊裏討苦吃呢？所以這種見解完全是憑空推測，不足置信的。

事實上，聖女是留下了。她留在軍隊中，一方面要應付那詭計多端，嫉妒心很厲害的軍官們——要感化這種人是沒有希望的——一方面，又要央求這意志遊移的新君早定主意

。因此，一四二九年的冬季，就在帝制派和民權派雙方根本衝突的爭議中，毫無結果地虛度了。聖女力勸嘉祿王直搗巴黎，說包管可以像克復倫斯城一樣容易，無奈嘉祿是個不中用的庸主，只想苟且偷安，那有報仇雪恥的勇氣？所以一定不肯聽從聖女的勸告。聖女沒奈何，只得暫時歇着，可是過了幾時，她實在耐不住了。便決計親自領兵去解救岡比埃尼（Cohiepiene）城的圍困，不料竟中了奸黨的詭計，落到那賣國賊手裏，送了性命。原來岡比埃尼的守將弗拉維（Guillaume de Flavy）素來効忠於太子，這當兒，被裴根迪公爵發兵圍攻，形勢十分危急，便向新王求救。聖女閒着沒事，正覺很不耐煩，便自告奮勇，率領本部人馬前去救應。她憑着極大的膽量，乘夜出發，天亮的時候就進了城，和守將商議出城應戰的策略，忙了一早晨，才得佈置定當。這天午後，聖女領兵殺出，却被敵人擊敗，便收兵回城，不料弗拉維忽命拽起吊橋，不讓她進城。聖女只得和部下赤胆忠誠的壯士們回身再戰，拚着死大殺一場，無奈眾寡懸殊，數百壯士死傷殆盡，聖女就被擒了。那天是一四三〇年五月二十日。裴根迪黨得到了這消息，大家歡欣鼓舞，快樂至極。他們擒得這個鄉下姑娘，『要比俘獲了五百戰士還要喜歡。』聖女被俘後，先在麻尼（Margny）被拘禁了三四天，以後就被

解押到范芒陶（Vermandois）的蒲列安（Beaillon）古堡囚禁了四個月。

聖女被俘的消息傳到巴黎，巴黎的英國人和裴根迪黨都高興得手舞足蹈，到處大唱謝天主經。這時候，英國貝爾福公爵做着法國的攝政王，駐守巴黎。他想不到圍攻奧理盎的英軍會節節敗退，掃盡了英軍的威風，恨不得把聖女生吞活剝。可是便是這樣，也總洗不了他的恥辱，所以他想出一個掩飾遮羞的方法，早就說了這回的戰敗是因那裏出了一個用假符咒，弄妖術的巫女，是魔鬼的黨徒。『這時候，他又想破壞法國人民對於聖女的信仰，便壓迫着巴黎大學，和教廷檢察員，教他們出面要求把聖女移送教會法庭審判。可是裴根迪公爵等不得他們出面要求早已和英國人接洽好，拿到了一萬六千鎊，把她移交給那管轄着岡比埃尼城的步凡（Beauvais）主教。這些事情顯見得敵軍和賊黨兩方面，都早已決定主意，無論如何，要把聖女害死了。因為聖女只做着俘虜，無論如何，不能把她處死；可是說她是個妖巫，會弄邪術，教會法庭就可以判她死罪，一經定案，就要解交政府當局執行，把她處死。因此，十一月二十一日，聖女就被移交到英國人手裏；到了十二月下半月中，又由英國人押解到魯盎（Rouen）城受審判。

聖女的失陷原是出於岡比埃尼將弗拉維的好謀，可是她在法歷上供述的時候，似乎沒有把這件事情加以證實。她明知道了他奸計，却仍絕口不提；這也許是因聖女早就得到了天主的默示，知道自己被俘是出於天主的聖意。她既然一心承行主旨，甘願犧牲，也就不願揭發人的罪惡了。然而一件事情是千真萬確的：嘉祿王和手下羣臣，始終不會打算援救她。在她被俘以後，直到移交給英國人以前，中間經過了五個多月冗長的光陰，他們却始終沒有預備出一筆錢去贖回這大恩人。裴根迪公爵並未會急把她賣給貝爾福？大家都以為嘉祿王身受重恩，爲了她，便是傾家蕩產，盡其所有，也不能說不該，他撫心自問，也必覺得義不容辭！然而他始終未嘗費過一吹噓，一彈指的力，也沒有出過一文錢！這就可見古人警戒我們，「對於王公貴顯千萬信托不得」，這句話說得真不差！如今嘉祿七世的行爲便是一個教人寒心的榜樣。

這樣，就展開了聖女一生奇蹟的最後一幕：自從她被俘之後，就隻身落在仇人們手裏，隨他們擺佈，滿朝文武誰都不替她設法援救。她被解到魯盎以後，她的敵人就趕緊準備一切，非但要把她弄死，還要使她死得十分慘酷，蒙受奇恥大辱而死；要她死了以後，非但沒

有人想念她的功勞，還要唾罵她是個妖孽。這件事，他們當然覺得非常棘手，却又非辦不可；所以他們只得昧却天良，用盡心計，努力去做。審判聖女的判官是步凡區的谷凶（Cauchon）主教；他素來懷着極大野心，早就想做魯森總主教了，這回便不惜視顏事仇，對聖女威脅利誘，無所不至，甚至擅改口供，贖報教宗；他的目的無非是要獻媚英人，遂他的私願罷了。他奉命組織法庭，所有一切裏理，陪審人員都歸他一人選擇。首席陪審官是駐法教會法庭的副檢察員勒每脫（Jean Lemaitre），因為聖女被控的罪狀是行使邪術和信奉異端。（這和起先控告的罪狀稍有出入），正該由他檢舉，所以谷凶主教不得不派他參加組織。還有一點，顯然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聖女被控的是違犯教律，應該歸教會法庭審判，可是她仍舊羈押在政府監獄裏，庶幾乎審判的結果，如果竟宣告無罪，或是不判死罪，英國人還可以把她抓在手裏。這種辦法不但侵犯了教會權限，更完全蹂躪民權，破壞民法。要明白採取這種違法措置的緣由，我們只須一讀一四三一年一月三日，英政府用亨利六世名義頒發的詔書就可以知道了，（這封詔書，命令囚禁聖女的英軍在步凡主教提訊的時候，把她解案受審）。英王的詔書中，有一節是這樣寫着：「無論如何，我們的意思是萬一若亞納這女子不會被判罪

刑，我們還是要把她追回來，讓我們自己辦。」更不公平的，是教下級法庭向聖女一再審問，那些已經倫斯總主教查明不實，而被控犯嫌疑的各節，尤其是不遵法律規定，不顧公道正義，不許她請律師辯護，又不給她指派義務律師。

於是這鮑司法界的怪劇，佈置完備後，便於二月二十一日，瞻禮四，在魯森古堡中開演了。那些高坐堂皇的審判官，除了谷凶自己做審判長之外，陪審的多至四五十人。這班人都專會吹毛求疵的大律師，和拘泥迂執的教會當局。他們都受了囑托，要給聖女定下一個罪名，在審問的時候，隨處設下陷阱，安着圈套，要把她圈牢鈎住，所以接二連三地盤問她這樣那樣，無關緊要的事情，嘮嘮叨叨問個不休。原來他們的目的不在盤問出真情實事，只要把她弄得頭昏腦脹，好捉住她的錯處。聖女獨自一人，到這種法庭上去受審，那自然是凶多吉少，要被他們隨意算計，隨意定罪了。可是她一心依靠天主，相信自己奉了天主的使命，有天主的扶佑。上了堂，還是那麼率真爽直，憑着她一生清白，小心應對，據實直言，倒教他們，弄得無計可施。因此，這件案子就一天一天拖延下去；這許多審判人員覺得不容易對付，因而担着極大心事。聖女也一天一天挨着受苦，伸訴無門，這就成了歷史上最大慘案

之一。起先，他們還公開審理，先後開過了六庭；接着又秘密提審了九次。開審的時候，他們逼着聖女對天主立誓，不拘問她什麼事情，她總得說出實情。但聖女早已看出了他們的圈套，便回說她不妨據實講出她的身世家庭，和她離開東李梅村以後所做的一切，以及與本案有關係的一切事情；可是對於天主默示給她的事情，她不能一一奉告。這一點總算解決了，問官們就對她的人格和操守開始大加攻擊；說她聽到的聲音，和這些聲音給她帶來的使命是不足信的；她個人的好聲名是虛偽的；她所做的事情可以證明是一個妖巫的行爲，或者照貝爾福指斥她的話，是「一個魔鬼的妖女」。這時候正當封齋期間。他們便問她向來守不守大齋。這是一個圈套！聖女要是說不守吧，他們就可以責備她輕謾聖教會，給她定罪；說守吧；那麼，她前前後後，所聽到的聲音和所見的異象，就可以當作她時常守大齋，弄得身體衰弱的結果。不料聖女不鑽這圈套，只回說，天主的聲音告訴她，要得到天主的佑助，教她勇敢答覆。聖女於是轉身向谷凶，警告他，說：「你說你是我的審判官：你幹些什麼事，你得當心啊！因爲我實在是天主打發來的，你正教你自己冒着極大危險呢。」

他們心心念念要害死聖女，所以每次審問的當兒，大概總要問她關於這異聲異象，關於

她的信德，爲甚要改扮男裝；末了，又問她肯不肯服從聖教會。前面，我們已講過了，聖女完全明白，這些異聲異象實在是從天主來的。這時候，她更大聲疾呼，再三再四正式聲明，說：『我一定相信這聲音是從天主來，因着天主的命令，給我傳來，正如我相信聖教會裏一切信德道理，相信天主教贖我們，免受地獄永苦一般』。對於她改扮了男裝去從軍作戰這件事，聖女也答覆得非常明白。法庭上問她，難道是天主叫她改穿男裝的；她便說：『改裝問題原是件小事情，小得簡直不成一回事。我不是聽了這世界上甚麼人的話，才穿上這種衣服。我穿了這種服裝，或是做了甚麼事情，這無非是因奉了吾主和天神們的命令才做，否則我是不會做的。如果教我穿上別的衣服，我也必照辦，既然這是天主的命令。……凡是吾主命我做的事，我想我都好好做過了；我做這些事，無非是爲求穩當，求好幫助罷了』。問到聖女的戰績，有人說她作戰的時候，用魔術，庭上便發了一句要引她上鈎的，很離奇的問話：『那個給那個幫助得最多：是你給你的旗號幫助得多呢？還是你的旗號給你幫助得多？』。可是聖女答覆得正大光明，非常得當。她說：『戰勝的功績，不管是出於我，或是出於我的旗號，都是從吾主得來』。豈知問官仍不放鬆，還要追問：『但那希望得勝的心是靠著你的

旗號呢，還是靠你自己？」聖女回說：「全靠天主」。

在庭上盤問聖女：「那時候，她靈魂上有沒有天主聖寵」的當兒，這位十九歲的鄉下姑娘答覆他們的簡單率直的妙語，竟把那些大名鼎鼎的神學家駁得啞口無言；使他們空懷着一肚子詭計，反弄得無計可施。聖女說：「假使我沒有天主的聖寵，願天主加給我聖寵；我要是有聖寵，則願天主給我保存弗失。那時候，如果我知道自己靈魂上沒有天主的聖寵，那我真是全世界最難堪的人了。可是，如果我靈魂處於有罪的地位，你想天主的聲音會給我發來嗎？」於是法官們又設下了一個最後的圈套，問她肯不肯服從「戰鬥的聖教會」。聖女不懂得甚麼叫做「戰鬥的聖教會」；經他們給她解釋之後，起先避不答覆，只說，一切事情她都請示過在天的聖教會；後來她表示準備把她所有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情，隸屬在世的聖教會權下，服從他們的命令，「只要他們不命她做甚麼不可能的事情。」這就是說，和她所聽到的聲音相反的事情。說到這裏，聖女又切實表明，她確信自己的使命是從天主得來；所以，接着就聲明：「如果這個在世的教會有相反的規定，那麼，我不向世界上任何人聲訴，只向天主聲訴，天主的誠命我總是遵守的。」那吹毛求疵的問官聽了這句話，認爲機會不可錯過，就抓

住了這句話逼着問她：「這樣說來，你還以為你是服從着這在世的天主的教會嗎？這就是說，服從我們的主子教宗，以及樞機主教們，總主教們，主教們，和其他聖教會的高級神長們嗎？」聖女說：「不差，我相信我自己是隸屬他們管轄的，但第一，我必須奉事天主。」問官說：「那麼，難道你聽到的聲音會命你不要服從這在世的戰鬥的聖教會，也不要服從他的定斷嗎？」這又是一個陷阱，可是聖女仍不上當，回說：「我答覆的話，一句也不是從腦筋裏來，我的答覆都是我聽到的聲音我說的，這些聲音沒有命我不服從教會，但第一必須奉事天主」。

我們念了上面這幾句審問和答辯的話，便不難明白聖女所處的地位，是多麼困難啦！這許多大法官，大律師滿以為自己個個足智多謀，設下了這許多圈套教這毫無學問的鄉下女子去鑽，豈不易如反掌！不料聖女早已洞燭奸謀，憑着聖神的光照，依靠天主的扶佑，處處留心應對，非但始終沒有陷入他們的圈套，而且答辯得十分恰當，使這班法官的不良的心暴露無遺，真教我們萬分欽佩，和欽佩她在戰場上所建的奇功偉績，真是一樣「五體投地」。然而聖女雖則理直氣壯，侃侃答辯，證明了自己無辜，結果還是不免一死。因為這些判官處心

積慮非把她弄死不可；但看這回審判是誰授意，審問的時候何以要這樣廣設陷阱來討取口供，便是老大的證據。第一，他們因為控告聖女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罪名，所以起初審問的時候，問的話都是不顧前後，問官的目的只在東拉西扯來迷惑她，想找出破綻給她加上一個該死的罪名。隨後他們審問她行使妖術的罪狀，可是他們儘管吹毛求疵，結果依然因為缺乏證據，這種罪名不能成立。關於誣控聖女信奉異端一部份，這班法官比較得手，因為聖女雖則一再表明對於天主，對於聖教會的信德，末了，逼得沒法，還聲請上訴教宗，他們却置之不理，認定至少聖女的信奉異端罪已經成立，便擅自決定，無須再審。這件案子起先還是公開審理，從二月二十一日，瞻禮四起，到三月三日，瞻禮七為止。這時期中，前後一共開過了六庭。可是公開審理的結果，顯然使谷凶主教大失所望，所以他就突然通知全體陪審官，說：「爲免使他們煩勞起見，他要在幾個有學問的『精通民教律法的博士們和碩士們』面前，私下結束審問；他們要提出一份報告書送交各位陪審官，供他們私下研究。無疑地，谷凶只怕由這四五十法官公開審理，不能達到判決聖女死刑的目的，才悍然不顧一切改變了原來的計劃，把全體改成少數，公開改爲秘密。計劃改變了以後，谷凶主教便召集一班新法官，開了一

個會議，從三月四日，主日，到三月九日，瞻禮六，共費了六天光陰，研究初審的結果，正式提出公訴。三月十日，瞻禮七，谷凶主教就開始進行他預定的秘密審判了，從三月十日到十七日，先後一共又開了九庭。

秘密審理的情形也和公開審理的情形不相上下，問的多數還是同樣的事情。問官一方面還是那麼大繞灣子，遍設圈套，像初審時候一樣；至於這個受盡磨折的苦女子，也仍是那麼簡單誠實地答辯，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這件例外的事情，是關於她送給太子的那個「表記」。聖女不便把她和太子間的秘密事件公開講出，只得順着問官的話，想出一個主意，編了一套故事，說這是一個神秘的皇冕，由一位天神帶來送給太子的——這個故事後來她會證明是杜撰的。在最後一次審訊中，庭上問聖女，說她不肯答覆的事情有許多，要是到了教宗面前，她究竟肯不肯作更詳盡的答覆呢，聖女回說：「只把我帶到他面前吧，所有我應該答覆的一切事情，我都會在他面前一一說出的」。他們說：「教宗太遠啦。」說到這裏，問官知道再說下去，就不對了，便急忙掉轉話頭，問她一隻戒指上刻着的字句是甚麼意思。因為這件公案要是脫離了谷凶的掌握，移交教宗，或是其他任何人審判，那是他所最不願意的事——

實在也是他所能容許的事。十天前，聖女也已向那在巴斯勒（Basle）的公會議伸訴過了，谷凶却吩咐她，叫她「因魔鬼的名義，閉住你的嘴」。

秘密審訊結束了以後，法官們就把聖女的供詞分作七十條正式條款，於三月二十四五兩日，向她宣讀，再由聖女逐條答覆。不消說得這些供詞是虛偽的，我們但看每一條下面所附列作爲根據的口供摘錄，都是把所控各節加以駁斥，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那時正當復活節前後，這班博學士忙着幹這樣難堪的工作，就把聖主日內一星期的光陰消磨過去了。隨後他們又把這七十條縮成十二節，分別送交各方面的學者們和巴黎大學的博士們參考，徵求他們的意見。這種文件，資料既很缺乏，虛偽的記錄又那麼多，怎能教人了解全部案情？要憑這種文件求得公正的評論，那更是絕對不可能了。發出這文件的人，既然早已有存心，自然要把它做得稱心如意，教人一看就跟着他一鼻孔出氣，否則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於是巴黎大學就上了他的鈎，供他利用了，宣稱聖女對於所控各節都有應得之罪，却也用上了一大批，「假使」「倘若」等字樣，似乎表示提供的證據並不充分。谷凶的法庭得到了這個聲援，便決計趕快進行，先警告聖女，說她的處境危險極了；接着，又對她大

施恫嚇，說假使她還是那麼固執，就要把她交給政府當局了。五月二十三日，他們又把聖女提到法庭上，對她說她的罪案已經判定了，當下便有一個陪審官出面勸她，取消先前的供詞，要是她願意救自己的靈魂肉身的話；又說，他是爲了愛德功夫，才肯誥誡她。然而聖女還是意志堅定，一口回絕說：「便是我已受判定罪，眼見火光熊熊，木柴已經燃着了，劊子手正在添柴喂火；便是我已在大火裏燒着，我也不肯說別樣的話，我還是要堅持着我在受審時候說過的話，直到死，決不取消。」

一天，她就被押到聖歐恩（St. Owen）修院的墓地上聽宣判。空場上搭起了兩座高台，一座是監刑台，上面坐着溫采斯德（Winchester）的主教蒲福（Beaufort）樞機，谷凶主教和幾個陪審官。另一座便是刑台，台上聖女被綁在木樁上，差役兵士們在旁監押着，又有一個教士名叫埃拉特（Brat）的，向聖女宣講着道理，把她大加申斥，說她是一個不名譽的婦女，是個妖巫，又是異端派，要她服從聖教會的判斷。講罷，便由谷凶宣讀判詞。這個時候，埃拉特做了一張取消前供的供狀，教人唸給她聽，逼她簽字；判詞還沒有讀完，便宣佈說，聖女已表示願意簽字了，這又是他們弄的詭計。埃拉特唸給聖女聽的這張新供狀本來

只有六七行，可是亨利六世的秘書卡洛志（Collet）用偷天換日的手段，換了一張詞句更長的供狀，寫了滿紙，狀紙下面簡直沒有簽名的餘地。他們拿這張紙逼聖女簽名，聖女沒法，因為不會寫字，就畫了一個圓圈，他們就拿這張紙當作真憑實據，揚言聖女翻供了，已把以前所供怎樣聽到聲音，得到默示的供詞，全部取消了。實在埃拉特唸給聖女聽的改供狀，全沒有這樣的話。他們弄這狡猾來騙得聖女的簽押，無非是因谷凶這班人心心念念，要害死聖女，却怕逃不了當世的公論，免不了後世的唾罵，才不惜昧着良心，放出這種欺騙手段，來掩飾自己的罪惡。無如騙得人，騙不得天主，瞞得過一時，瞞不過永久，是非真偽，總有大白的一天，這樣的奇冤，怎會不水落石出呢？

然而他們施展了這欺騙手段，就不得不加上一番做作，使聖女暫時免受酷刑，苟延殘喘，仍由英國士兵押回牢獄；在場的英國人大都不懂得其中的巧妙，只見聖女沒有受刑，便老實不客氣，口口聲聲表示大不滿意，到了散場時候，便有一個陪審官，出面聲明，對他們說：『放心，她逃不了！』這不是一句空話，果然只過五天，他們就照辦了。

聖女下獄後，早已答應損棄男裝換上婦女的裝束。可是她在監獄中，有五個英兵看守着

，兩個守牢門，三個同她一起在屋子裏；她帶了鐵鍊鎖在板床上。這種待遇真是太野蠻了，對於聖女委實是一種最重大的侮辱，也是最重大的威脅！這天，她從刑場上被押回監獄，下一天主日上，聖女一早醒來，只見她的女人衣服給人拿走了，却放着她的軍人衣服；因此，聖女就不得不穿上這軍服。豈知這一下，又中了他們的奸計。聖女雖然是沒奈何而穿上這套舊軍衣，可是在她手裏吃過敗仗的英國人，就算拿到一個把柄了。甚麼把柄呢？就是「故態復萌」四個字。因為當初審問的時候，把聖女所聽到的聲音，所見過的異象，和改扮男裝這件事互相牽涉，混爲一談。他們以爲聖女既「翻供」，承認這種異聲異象，是她的幻想，如今怎麼又穿起男裝來？豈不是「故態復萌」，明知故犯，表示不肯改過嗎？於是五月二十八日

瞻禮二，早晨，谷凶和幾位陪審官，便不惜紆尊降貴，駕臨監獄中，向聖女重新詰問了。

幾天前，聖女經他們恐嚇騙詐之後，神經受了極深刻的刺激，她的明悟在愁雲慘霧的籠罩下，一時未免有些迷惑不清。這回，她心神鎮定，一切疑雲都已消散了。上次，她受了他們的恫嚇，一時只想自己血肉的軀體怎當得起焚燒薰炙的酷刑。這回，她蒙天主增加她的神力，克勝了本性的法弱，把恐懼的心理一掃而空，酷刑慘死，嚇不倒她，威逼計騙也不中用

了！她切實聲明她聽到天主打發來的聲音是千真萬確，從來不會否認過；答應簽字，無非是因害怕火刑的緣故。她又說自己並沒有取消任何供詞的意思，除非這是爲了順從天主的意旨，天主確會打發她，一切都是遵奉天主的命令辦理；然而法官們要是肯把她放在一處穩當的監獄裏，她也肯照他們的意思，再穿上女人的衣服。

但再換女裝這件事已太晚了。他們便給她加上一個再犯信奉異端的罪名，教她非死不可。谷凶出監獄的時候，便對華惠克（Warwick）伯爵說：「不要擔憂，這件事辦成了。」第二天，五月二十九日。魯盎教會法庭，就宣佈把聖女移交政府的司法當局。五月三十日，瞻禮四，這項手續就照辦了。這一天早晨，谷凶——也許因爲良心不安——還到監獄裏，假惺惺去探望一回。聖女便對他說：「主教，我死，斷送在你手裏呀！」過了一兩小時，聖女告解，領過聖體後，就被押到魯盎的舊市場受刑。那裏搭起了三座高台，一座是供步凡主教和手下的僚屬作監刑用，一座是爲聖女和押解看守的兵士們，第三座是刑台，上面堆着一堆預備燒死聖女的木柴。刑場上，有八百多英國兵在四週警戒着，他們恨不得把聖女快些燒死，不耐煩要有這許多手續，便裝出主人翁的氣派，不時暴跳如雷地，一再催問，是不是要他們在這地

方吃中飯。講過了最後一次的訓道，聖女便移交到政府法官手裏，押上了那要她做犧牲的祭壇。她要求給她一個苦像，便有一個站在旁邊的英國人，把自己拿着的手杖折斷了，做成一個十字架給她。聖女就口親着這十字架，教人放在懷裏。她又請求魯益的一位叫做麥西歐的（Messieu）司鐸，拿一個聖堂裏的苦像，教人對她擎着。麥西歐就叫聖救世主堂的辦事員去拿了來。這時候，聖女被綁在木樁上，木柴已燒着了：強烈的火燄從四面撲攏來，竄到了她的身上。她不住唸經祈禱，不住地申說她聽得那聲音是千真萬確。那個擎着大苦像不怕火灼，站在烈焰前，好教她看得見的人，還聽得聖女在烈火中最後的幾句話，聽說她：「耶穌！耶穌！瑪利亞！我的那聲音哪！聲音哪！」又說：「的確，我聽得的聲音是從天主來的呀！那聲音不會騙了我呀！」一會兒，大家聽見她一聲臨死的慘呼「耶穌啊！」這一聲叫喊，發音非常慘厲，竟衝出了烈火的爆炸聲，響徹全場！於是，她的頭垂下了；她給火燒死了。

聖女在受審時，會對法官們說過，不出三個月，她就要得到救拔，却不知怎樣得救，要在甚麼時候得救。如今救拔果然經由「火與死亡之門」來到了！在場目親的人民見了這故意造成的慘劇，大都觸目驚心，流淚哭泣。英王的秘書屈萊莎（Tressart）大喊：「我們燒

死了一個聖女啦！我們一切都完了。」教會法庭的錄事孟休（Manchon）說：「我從沒有看見過基多信徒追悔往罪，表現得這樣真切。我生平遇到的事情，從沒有教我哭泣得這麼多。過了一個月之後，我心裏還覺得不平安。」據有些人說，他們聽得聖女最後喊出一聲「耶穌啊！」便看見「耶穌」兩個字，竟在火簇中顯出來了。又有一個，說他看見聖女的靈魂，借白鴿的形像，飛翔到天上去。這些靈奇的事蹟不論是真是假，都不足以減少人們的悲哀和恐怖，這慘酷的冤獄，要流傳到後世，永遠不能磨滅。一位玉潔冰清，熱心救國的貞女，給他們弄死了，給一班賣國求榮的國賊構害定罪，就這樣慘烈的犧牲了。從此，這位奧理益的女子，就成了法蘭西全國的女子了，大家都承認她這一死，即使不是爲主致命，也必是爲國捐軀。謀害她的兇手們把她骨灰拋入瑟納河使她不留一點遺跡，供後人追懷憑吊。可是天主的聖意，不是人的明悟所能窺測的。聖女殉國後，非但要在法國留名青史，受全國人民一致推崇，奉作全國婦女的模範，便是我們翻開世界史一讀，也就知道這位法蘭西民族女英雄的豐功偉業，確是震古鑠今，空前未有的。

聖女貞德是遇害身死了，她的屍灰也已被拋在瑟納河中跟着滾滾長流，一同消逝了。她

的肉身雖則不剩分毫，然而她不死的精神却要永遠留在人間；那加給她死罪的冤獄，也永遠不能磨滅。屈萊莎的悲呼：『我們燒死了一個聖女啦！』在每一個人的耳鼓裏震響着；魯益人民眼見她在本城市場上死得這樣慘酷，不禁怒火中燒，都滾着一腔義憤，要乘機發洩，一看見那些害死聖女的兇手們在街道上走過，便公然辱罵。便是後來事過境遷，包辦這件冤獄的主要人物相繼去世之後，大家還在紛紛議論，講着他們怎樣都不得好死，——講那做了主教，却不堪受人尊敬的谷凶是怎樣中了風，猝然而死；其餘兩個：一個怎樣害了一身大癩瘋，動彈不得，只會吃不會做；一個死得還要可憐，不知怎樣，屍身在魯益城門口陽溝裏發現。

聖女受審的時候，谷凶做了許多手脚來弄死她，死了以後，他還想破壞聖女的名譽，侮辱她的人格，使後世難下定評，所以又編了一大篇謊話，說聖女受刑那一天的早晨，再度取消了起初的供詞。同時，英國當局也發出了許多說謊的公牘，一面呈報教宗，一面通告全世界公教教會誣稱聖女品行不端，來掩飾他們合串造成這件大冤獄的罪惡。聖女死了以後，英國軍隊就節節敗退，被法國人逐步驅除。到了一四五三年，他們侵佔着的法國廣大領土，

竟被法軍完全奪回了，只剩得沿海的加來（Calais）一處城市，拖延到瑪利女王朝才被迫放棄。

聖女捨身救國，對於國家真有無上功勞。可是法國政府當局眼看她含冤殉國，却又袖手旁觀，一點也沒有甚麼舉動，來紀念她爲國捐軀，表白她含冤受誣；連她從軍却敵的戰功，也一概抹殺了。這真是太說不過去的事。可是到了一四五〇年，法軍克復了諾曼隸（Normandy）後一年，嘉祿七世終於想着她了。他想自己的王位是在萬分危急中，由這位鄉下姑娘排除萬難，獨建奇功，替他殺開血路，然後纔到得倫斯城，受傳聖油，加冕登位的；如今軍事節節勝利，失地一一收回，自己的王位也就鞏固得多了；可是領他去加冕的這位姑娘却被人加上了異端妖巫的惡名，要確保自己的地位，非設法給她洗刷，不讓她留着這污點不可，否則自己的王位得來不正，名分上就有了問題。於是，這年二月十三日嘉祿王就命他的顧問巴黎大學校長步賢（Guillaume. Bouille）把這件公案加以澈查，呈報核辦。他還說這宗案件是『由我們的舊仇』英國人經辦的。步賢在未奉命前，已上過一本替聖女辯白的奏章了，這回奉到了命令，便親到魯茲，於三月四五兩日進行調查，傳集了七個證人，向他們詳加勘問

：他呈報的時候，連證人的供詞一齊錄呈御覽，但不知爲了甚麼緣由，這件事情又被攔起來了。大概這總是爲了政治原因吧：一則怕因此引起英國人的仇恨；再則，聖女的罪狀雖然是由誣陷構成的，可是當初定案的時候，曾由巴黎大學加以贊助，教廷檢察官也曾曲予優容；如今事隔二十年，却由國王出面平反，這種辦法不但礙着教廷裁判所的顏面，也怕引起仇人們的謗議。這原是個微妙複雜的問題，所以一般具有卓見的大臣們不得不勸嘉祿王格外審慎，把這件事情暫爲擱置。

然而這樣的奇冤已激起了人民的公憤，決不能再事遷延，含糊過去了。因此，經過法國君臣們從長計議之後，決定把由國家主持的措施化作純屬私人出面的行動，便諭知聖女的母親和兄弟們，向教宗呈訴冤情，請求昭雪。於是，兼領狄業（Dix）主教，教宗尼各老五世的駐法欽使，艾多德維（Guillaume d'Estouteville）樞機，於一四五二年，接到了聖女的母親依撒伯爾德（Isabel d'Arc）的正式聲訴後，便調集案卷，着手查辦。那年四月中，這位樞機欽使又在魯益會同教廷駐法檢察員勃列哈（Jean Brehal）開了一次偵查庭，錄取二十一個證人的口供。但暗中阻撓的人神通廣大，這件公案又給耽擱了三年。直到一四五五年，教

宗加利斯多三世 (Calixtus) 據聖女家屬一再聲請，才頒發了一道敕令，授權倫斯總主教，巴黎和古當斯 (Coutances) 兩區的主教，會同教廷檢察官勃列哈，組織法庭，重新審理。十一月七日，這特別法庭在巴黎聖母大堂正式成立，聖女的老母和兄弟們就到庭面呈訴狀，請求「爲伸張真理公義的緣故」，昭雪聖女的沉冤。十天以後，特別法庭的審判當局就開始聆取控告本案原審人員審判長谷凶主教，教庭副檢察勒曼脫和本案主管檢察員埃斯底凡 (Estivet) 三人的理由。覆審檢察長把迭次偵查時所有的證據加以研究之後，便於十二月二十日寫好了訴狀，提起公訴，指出原審的判決，因爲把所有證詞加以刪改，又因承審人員胸懷私見，法庭本身不能盡職，失却了公允，不能認爲有效。後來，他又把這三大要點，充分發揮，分作一百零二節。於是庭上宣告延期審理，決定先行着手調查聖女生平的言行，操守，和她從軍作戰的經過情形。

當下，便指派委員下鄉查問，錄取證人的供詞。委員們先到東李梅和伏古婁兩處，聆取了三十四個證人的供詞，後來又在奧理盎傳訊了四十一人，在巴黎傳訊了二十人，在魯盎傳訊了十九人，最後到里昂傳訊聖女手下的侍從歐倫 (Jean d'Aulon) ——是一位最忠誠的

侍從。這樣，所有的證人都傳齊了，我們後代，就能從這許多人的口供，看出聖女的一生：憑着她從小認識的親族鄉鄰，和她從軍以後才認得的貴人名士，教會當局，將領兵卒，所作的陳述，知道了她的一生行實。這些人有的是聖女小時候共同遊玩的鄉下女兒，和共同操作，得她照顧的農夫田婦；有的是給她聽告解，常見她進堂祈禱的本堂司鐸；有的是和她共同作戰的將官士卒；有的是見她受審，看她受刑的魯益市民：這些人都異口同聲，一致稱讚她，甘心情願替她作證，說她做人和善，操守純潔，愛慕天主，愛慕聖教會，又忠君愛國；和人商議，很有見識；作戰時候，非但十分勇敢，還懂得作戰的韜略，有神奇的智謀。除了這些證人的供詞以外，還有學者們所擬具的八個說帖。於是教廷檢察官勃列哈就綜合各項文件，做了一本報告書，供承審人員參考研究。那翻案的最後判決，便是根據着這報告書而宣判的。

到了下一年七月七日，昭雪聖女冤獄的判決書，便由教宗特派員在魯益總主教公署宣讀了。這判決書佔着很長的篇幅，書中詳細敘明判決的理由，正式宣告原審時候所提出的十二條罪狀，是「摘自虛偽的，誹謗的，和欺詐的供狀，實和被告的自白相背悖」；自應予以廢

棄，加以撤消，着即撕毀。所有迭次的審理和宣判，也是一樣，到處用着巧騙苛求，詭妄構陷的手段，在事實上和法理上，顯見得有種種的乖謬：所以判決書上鄭重宣告這種判決毫無價值，毫無效力，不妨當它沒有這麼一回事。特派審判員們又說：「理智命令我們，必須推翻這種判決，加以廢棄，把它一筆勾銷，宣告無效。我們又宣告若亞納和她的親屬，就是本案的原告，並不因原審的判決受到任何妨害，留着任何不名譽的標記或印號。現在我們宣告他們已經昭雪了；他們的罪嫌已經洗刷清楚了，完全不受着原審判決的任何影響。我們斟酌當前的情勢，必須宣告他們因着這次的重審，他們的冤誣得以昭雪，刷清了一切罪嫌」。

判決書上還剴切伸言：「假使若亞納果真從天主得到默示，那麼，命她否認，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因為聖教會對於隱秘的事情向來不判斷的。她有拒絕取消原供的完全主權。……她依照關於默示的特別法規，就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即使懷疑她所得的默示，究竟是從天主來，還是從魔鬼來，也該知道這既然是一件隱秘的事情，只有天主知道，所以聖教會也就不加判斷」。

判決書一經教宗批准，就着手向世界各國佈告周知，先由愛多德維樞機等率領修士們和當地信衆在聖歐恩修院廣場上，列隊遊行一週；講罷道理，便把判決主文當衆正式宣讀。次日，又在那「用慘酷可怖的火刑，把聖女活活弄死」的古市場上，正式舉行昭雪的典禮，儀式更見得莊嚴隆重。先有盛大遊行，接着宣講聖道。魯益當局又遵照特別法庭的命令，在從前架起木柴燒死聖女的地方，趕緊建立了一座美麗的十字碑坊，作爲被害人的永久紀念。法國其他各處的大都市中，也把這昭雪的判詞張貼佈告。從那時候起奧理益人就每年舉行着一種宗教禮儀，慶祝他們所追懷仰慕，認爲他們所獨有的，這位救國殉難的貞女，絕少有間斷過。

這樣在法國同胞的心中，聖女貞德的一生行實，和她救國救民的豐功偉業，四百年來，時常受到追念，永不忘懷。給她著書立傳的作家，和歌功頌德的詩人文士，也就風起雲擁，多到不可勝計。不幸其中有幾個不但不讚頌她，却還毀壞她的名譽：比方，法國的伏爾泰（Voltaire）是存心要玷污她的清白，英國的莎士比亞同樣也有點不分皂白，信口雌黃。還有傑林嘉（Lingard）這一類的人講她的事蹟，講得吞吞吐吐，將信將疑，顯着唯理派的色彩。

這些不明真相，信手寫來而對聖女認識不够的作品，還是不讀爲妙。聖女一生的真情實事，只須一看原審和翻案時，她自己的答辯和證人的供詞，便可以澈底明瞭，不容妄加揣測了。尤其是那百餘人衆口一詞的證明，說的話多麼確鑿，多麼有力，更不容任何人故意懷疑，隨口胡說了。她二十多年的沉寃，一經昭雪之後，公理從此伸張，是非終於大白，使英國人知道自己的祖先這樣釐不講理，竟用卑鄙可恥的手段，來誣陷一個做了俘虜的弱女子，使她含冤受屈而慘死，真覺得格外羞愧。法國人懷念她的救國功勳，悲悼她死難的慘烈，於是全國一致推崇她，認她是代表最純潔的愛國精神，和一世度着聖善生活的典型人物。不但崇拜她是個救國女英雄，是個熱心愛國，甘心爲國捐軀的模範國民，還敬愛她是個熱心奉事天主，謹守規誡，貞潔晶瑩，極有聖德的典型信友。總之，她是個女英雄，也是個聖女。

因此，到了一八六九年五月八日，法國的十二位總主教和主教們便聯名奏呈教宗，正式提出聖女的列品案，請求恩准。教宗庇護九世就下詔諭令奧理益主教杜邦祿在其公署內着手辦理本案初步手續。於是杜邦祿(Dupanloup)主教於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二日起開始審查，直到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才審查竣事，將所得結果呈報禮儀聖部核議。教宗便派畢禮歐(Bilio

樞機做本案的正式聲請人。不幸畢樞機不久去世，教宗另派英籍樞機何槐（Howard）繼任，這件列品案便於一八八四年發回奧理益主教重行審查，由杜主教的後任顧依愛（Conlie）主教辦理，又費了一年光陰才審查完畢。後來又因有人求聖女轉求，發了幾個聖蹟，經奧理益主教進行第三次審查後，才呈報羅馬，由聖部把本案全部情形詳加考核——審核的文件多有六百多件。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禮儀聖部議決聖女列入真福品一案，如得教宗核准，即應正式提出。這天下午，教宗召見禮儀聖部總長努西（Nesi）樞機，簽署了核准本案進行的敕令。

從那一天起，列品案就向前推進了，——果然，進行得很遲緩，也許在現代人士和當時的幾個熱心人看來，未免太慢了，可是聖女的列品案總算切實進行着，並不耽擱。到了一八九七年，審查聖女在奧理益時種種具有英雄氣概的德行，手續完備以後，這案件就有了大大的進步。這回的審查非常透澈，前後共計開了一百二十一庭，傳問的證人有五十七人，其中有法蘭前任參議員華龍（Wallon）是個著名史學家；有會給聖女作傳的耶穌會士依羅爾（Ayroles）司鐸；還有那悉心研究本案全部宗卷，確定了聖女真正人格的主教顧問溫德漢（

Wyndham) 最後的一庭開過後，大家就同唱謝恩經；下一年（一八九八年）羅馬聖部便舉行會議，覆核奧理盎主教的審查報告，決定是否有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聖部就頒發覆文，判定聖女一生實行着信望愛三種超性的德行，又修着明智，公正，剛毅，節制等，各樣主要德行，修到英勇的地步。一九〇四年一月六日，禮部總長在華諦岡總辦公廳，當着教宗和全體侍從人員正式宣讀教宗核准聖部定判的詔諭；讀罷，教宗就宣佈貞女若亞納達爾格不但是法蘭西民族的光榮，也正是全世界人類的光榮。

天主安排下的事情，總是緩緩進行。聖人聖女們列品的大事，當然更應該審慎周詳，鄭重將事；如果但求迅速，草草了事，那一定不合天主的聖意。只是法國信衆見聖女的列品案已經進行到這種地步，却不能早日結束，就不免有點性急，渴盼着羅馬聖部趕緊料理。這不但是他們懷着這種心願，凡是懷着好心善意知道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識得英雄氣概，愛國熱忱，和勤修聖德真價值的人，也都有這種感想。據孟寧(Manning)樞機的話，聖女的死，是受人誣陷，被人妄加以罪，「含冤蒙恥而死」的；所以大家覺得要紀念她受過這樣的奇冤大辱，理該由聖教會給她正式補償。英國的泰晤士報(The Times)會說「若亞納一朝列入聖

品，便是那些否認或譏笑羅馬教廷有權判定這種事情的人，也必承認像她這樣人格高尚，該受公教信衆尊敬的人物，實在是不易多得。試翻開中古時代的歷史一讀，竟找不出一個比她的更簡單，更出色的故事。……若亞納一生所有崇高的品格，和卓絕的美德，確已贏得了全人類的心。」不僅泰晤士報的記者論調是如此，還有那對於聖女的奇蹟下過多年研究工夫的郎氏（Lang）也會作同樣有力的結論，說：「她是公教會中最純全的信女，她把公教教會的聖事當作生命之糧；她不時告解，所以她的良心常保存光明皎潔，和天堂上的百合花一般的美麗」。

羅馬教廷就在這各方民意對聖女一致推崇的當兒，不偏不倚地，按着既定步驟，把本案繼續推進。全世界人心的表現，無論是多麼得當，多麼入情入理，聖教會的元首，還是要按步就班，揀那絕對穩妥的辦法去做；外人的議論，一點也不能隨便接受。但列品案終於結束了。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一日，教宗庇護九世簽署了列入真福品的詔書，到五月十八日正式宣佈。法國參與這大典禮的主教有七十五位，到羅馬朝覲的信衆四萬餘人。全世界公教信友也個個喜歡滿意。十年以後，教宗又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七日，頒佈了核准進行列入聖品的詔

諭。下一年（一九二〇）五月十六日，教宗本篤十五世便在羅馬聖伯多祿大堂，親自舉行把聖女列入聖品的大典禮。總計聖女的列品案，自從正式提出以後，經過了五十年才告結束。於是，這位「一生活始終奇異」的鄉下牧羊女的肖像就被供在聖堂裏的祭台上，奉作天朝神聖，讓普世信衆瞻仰恭敬她了。

（完）

聖女貞德傳

每冊實價港幣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法國 J. B. Milburn

譯者 王 昌 社

發行者 真理學會

香港堅道十六號

印刷者 星島日報承印部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24
101063
(34)

4

101063

(34)



H. K. \$ 0.10